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醉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压星河。

古风奇类领军作家
多多再度强势来袭

一人一狐、两个少年

继续浪漫的冒险之旅……

记忆唤醒——人重——月岁——浮生一梦

随书附赠《精美古风海报》

Chun Jiang Hua Yue Ye
春江花月夜

有狐

多多——著



Chun Jiang
Hua YueYe
Zhi YouHu

春江
花月夜
之

有狐

多多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江花月夜之有狐 / 多多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41-3

I. ①春… II. ①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320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春江花月夜之有狐
作者 多多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燕兮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 李国靖
特约编辑 柴鹤嘉 黄紫橙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封面绘图 呼葱觅蒜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 × 97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9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341-3
定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29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夜 · 月如面

005

第二夜 · 天宫游

041

第三夜 · 子夜歌

059

第四夜 · 美人恩

081

第五夜 · 耳中人

139

目
录

尾
声
◆

306

第八夜
◆
瘟神劫

273

第八夜
◆
蜘蛛丝

233

第七夜
◆
绮罗香

207

第八夜
◆
花非花

157

细雨如丝，杏花点点，青翠草色如烟云般染绿了天色。

在这烟雨蒙蒙的春日午后，路边的一家草庐中，却挤满了来往的行人。青裳布裙的少女在竹帘后泡茶，跑堂的小厮穿梭于客人中间端送着瓜果茶水。

一位说书先生正端坐在草庐中央，口沫横飞地讲着怪谈。

他口才极佳，将原本就怪异诡谲的话本说得更添玄妙，每到关键时刻就停上一停，听得客人们心痒难耐，想搔又搔不到，欲罢不能。

“老爷，您写的新话本真精彩。”一位十四五岁大小的书童连连夸赞，边说边殷勤地为上座上的主人端茶倒水，“怪不得远近茶楼酒肆的老板都来家门外排队，有了您的话本，自然客似云来。”

可坐在上座的中年人却眉头紧皱，不时还轻轻摇头，似乎对说书先生的故事略有不满。

“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

“已经够好的了，小的听了都觉得害怕。还有每个故事中的美人都各具风采，真不知您是怎么想出来的。”书童仍大拍马屁。

“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些故事都是我在梦中梦到的。”中年人捋了捋胡须，得意地笑了笑。

书童愣了一下，但说什么也不相信主人的话。他的主人可是王子进，别号梦斋，远近闻名的话本作者，甚至有书商将他的话本印成书册，卖到了东京城中。

而这些精彩绝伦、旖旎诡异的故事，竟然来自虚无梦境？哼，老爷一定是看他年少，才故意逗弄他。

“哎，可惜最近没有做有趣的梦了……”王子进失望地叹气，起身走出了草庐。

南方的雨丝细软，看起来像是朦胧的雾，落在身上似美人的轻抚，悄无声息地就沾湿了行人们的衣襟。

王子进打着把紫竹伞，漫不经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草庐位于车辆往

来的官道旁，待他不徐不疾地走回小镇，已是黄昏时分。

家家户户燃起了昏黄的灯光，像是一只只幽冥的眼，在春日潮湿的夜色中微微睁开。

王子进走在被雨水冲刷得宛如镜面般光滑的石板路上，看着路上稀稀拉拉的灯火倒影，仿佛走入了缥缈的梦境中。

长夜漫漫，他曾无数次在梦中独行，经历着一个个诡谲离奇的事件。而每次他都觉得有个人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但当他想看清那个人的脸时，梦就戛然而止。

他为自己起了个名号叫“梦斋”，他总会看着夫人柳儿出神，仿佛答案就写在那张精致的脸庞上。

但多年过去，柳儿美丽的容颜被岁月的风霜浸染，他也没有想起梦中的那个人。

他满怀心事，信步而行，竟在雨夜中迷路，不知归途，而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小书童更是不知所踪。

街上时而走来一个身穿繁花锦裙的女人，脚踩着高高的木屐，迤迤而行；时还会有三三两两的孩童结伴笑闹而来，他们都着花衣，手持花鼓，似刚刚参加庆典归来。

行人们的着装越来越离奇，他看了又看，一双眼都不够使，好似又变成了十几年前，那个刚刚乘船来到东京城的少年。

所幸路边的景致还未变化，只要走过两个街口，再绕过一棵大柳树，就是他的家了。

一个佩刀的人在雨中停下来，看了他一眼；又一个少女站住了，直勾勾地看他，他偷偷瞥了少女一眼，发现她竟然戴着个古怪的面具。

不知为何，路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他的所在，视线千丝万缕，像是网一般将他困住。

他吓得慌忙奔走，连伞都不知扔到了何处。

枝繁叶茂的柳树伫立在夜雨中，像是一个长发垂肩的美人。他慌慌张张地从柳枝中穿过，宛如抚起了缕缕青丝。

熟悉的门楣近在眼前，大门虚掩，从门缝中透出淡淡辉光，温暖了冷雨霏霏

的夜。

“真是吓死我了，快给我泡杯热茶。”他一头钻入门中，又将大门关严，才终于松了口气。

可是待看清门内景致，他刚刚落回肚中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只见他家假山错落、花木俨然的庭院中竟然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个陌生人。

那些人有的有男有女，还有总角孩童，他看着极为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

“是子进回来了吗？”厅堂中传来一个声音，清朗悦耳，听起来如清泉流过山涧般令人舒服受用。

他觉得这声音熟悉至极，心底的恐惧刹那间烟消云散，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大厅。

只见室内燃着百盏白烛，将不大的厅堂照得如同白昼，一个身穿白色锦衣的美貌少年，正懒洋洋地倚在檀木椅上，而两名娇娥站在他身边，千娇百媚地为他递水打扇。

少年脸如玉雕，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五官英挺俊美，散发着一股介于男女之间的奇异之美。

“你、你是谁？”他见了这少年毫不害怕，只有亲切之感。

“子进，你真的全忘了吗？”少年红唇微抿，好奇地打量着他，目光竟停在了他眉心间的红色胎记上，“原来如此，让我来唤醒你的记忆吧，你的过去……那些被遗忘的传奇……”

他走到王子进的身前，轻轻地推了他一把。

他的手白而修长，却充满力量，王子进被他推得一个趔趄就跌倒在地。

坚实的石板路，瞬间间化为荡漾的水波，他连吭都没来得及吭一声，就沉入了水潭深处。

透过粼粼波光，他看到了天空的皎月，飞雪般的落花，以及一只蹲踞在花海中的白色狐狸。

幻化的水光中，几年来无数个梦境如走马灯般在眼前一一浮现，只是这次他转过了头，终于看清了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人。

【春江花月夜之有狐】

第一夜
◆
月如面

月圆之夜，清辉满天，将偌大的东京城照得宛如白昼。庭院深深中，一个身穿轻薄软纱，梳着双环髻的少女正在灯下做女红。

她边绣边哼着小曲，哼的是“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这样恩爱缠绵的曲子，绣的是一张红绸枕巾，上面一对交颈鸳鸯，在碧水中嬉戏。

她双颊绯红，美丽的大眼睛忽闪明亮，眼中满是对未来的希冀。

下个月就是她出嫁的日子，她遥望着天边月色，仿佛在那如盘满月中，看到自己夫君皎洁英俊的脸。

“芸儿，芸儿……”花窗外传来了呼唤声，温柔而多情，而且分明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少女闻声起身，推开了雕花木窗，只见院中花枝掩映，夜雾轻浮，哪里有半个人影？

“浅墨，是你吗？”她朱唇微启，轻轻呼唤，但回应她的只有夜风拂过花枝，发出的沙沙细响。

少女披了件外衣，悄悄提裙走了出去，她的小婢正在熟睡，完全没有察觉主人奇怪的举动。

她脚步轻盈，猫一般敏捷，踏着柔软的萱草，在庭院中徘徊，寻找着自己期望的身影。

此时正是初夏时节，蔷薇吐出了含羞的粉嫩花蕾；龙胆和铃兰绽放出淡紫色的花瓣；栀子洁白如玉，用怡人的清香，装点着宁静的夜晚。

花朵随夜风轻摆，仿佛都想知道，如此夜深人静之时，这个美丽的姑娘，为何孤身在月下游荡。

“芸儿……芸儿……”呼唤的声音再次响起，满含深情，宛如情人的低语。

少女的眼中立刻浮现出幸福的光彩，快步走向声音的来处，可当她走过去，等在那里的只有一堵灰色高墙，根本没有半个人影。

她长长叹息，就要转身离开。

“芸儿……”然而就在这时，身后再次响起了呼唤声，声音比刚才更轻柔，听起来像是有人在亲吻她的耳垂。

她欣喜地回过头，只见在高墙之上，竟有一张皎洁如满月的脸。那是一张男子的面孔，眉目英挺，面白如玉，在夜幕的映衬下，几乎可以跟明月争辉。

但这张脸也如月影一般，飘浮在半空中，根本看不到身体。

“啊——”少女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发出惊恐的叫声。

凄厉惨叫在东京城静谧的夜幕中回荡，奏响了一段诡异传奇的序曲。

· 一 ·

夏日炎炎，氤氲的暑气令人昏昏欲睡。王子进着一件浅蓝色布衣，正伏在茶舍的矮桌上打盹。

“子进，莫要睡，一会儿就有你爱听的怪谈了。”

身边响起了一个清朗悦耳的声音，他迷迷糊糊地回过头，就像他多年来在梦中所做的那样。

可这次他没有醒来，终于清晰地看到了身边人的形貌。那是一个身穿白色绫绡长袍，头戴白色发巾，面如冠王的美貌少年。

他唇如涂丹，鼻子葱管般英挺纤巧，一双丹凤眼迷离惑人，而黑色的瞳仁中，却又隐含着睿智的光芒。

王子进看了看丹凤眼的少年，伸了个懒腰，迷迷糊糊地打量着周围。只见两人正坐在一间堪称豪华的茶舍中，小桌上放着一块冰，在酷暑中送来丝丝凉意，堪称惬意舒适。而冰块周围，则摆满了各色小菜，皆以鸡制作而成。

有酱鸡胗，凉拌鸡肉丝，还有一整只烧鸡。可再看别的客人桌子上，摆着的都是清凉茶水和水果点心。

王子进嫌弃地皱着鼻子，“绡绡，为什么我们大热天还要吃鸡啊？”

“没有好吃的鸡，要怎么过夏天？”绡绡笑咪咪地拿起竹筷，轻轻巧巧地夹了一块卤鸡胸送入口中，丹凤眼立刻弯成了两弯月牙，像极了一只狡黠的狐狸。

“我看你没有鸡不光过不了夏天，是一年四季都过不了吧？”

“子进如果没有美女看，是不是也觉得度日如年？”绡绡也不生气，笑盈盈地答。

王子进会心一笑，立刻将脖子抻得老长，看向街道的方向。惜哉此时正值酷暑，路面被灼热的日光照成一条白晃晃的河，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更不要说美女了。

“我刚才做了个梦……”他转过身，望着桌上白汽萦绕的冰，“梦到自己老了，以写话本怪谈为生，而且居然忘了你。”

· 绯绡优雅地擦了擦嘴，丹凤含精，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子进，那只是个梦，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如此真实……”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为梦境苦恼。”绯绡指着站在茶舍中央的说书先生，“看，你最喜欢的话本来了。”

说书人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果然口沫横飞地讲起了故事。因为正值盛暑，他专门挑诡异可怖的故事讲，听得喝茶纳凉的客人们鸦雀无声，发根直竖，哪里还有半点汗意。

故事跌宕起伏，悬念重重，只见茶水果子接连不断地添上，没一个客人肯离席。

“真是太有趣了，比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还要有趣百倍！”王子进听得连连拊掌，一回头，却见绯绡居然倚在舒适的座位上睡着了。

他鼻息轻匀，长睫微颤，显然已经睡了一会儿。

“绯绡，你怎么不听听呢？这故事如此精彩。”王子进生怕他错过，忙推醒了他。

“这有什么好听的？人类的谎言，乏味又无聊……”哪知绯绡却不领情，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什么谎言？明明都是真事。”王子进哪肯信他，“不是亲身经历，怎会如此惟妙惟肖，像是亲眼所见一般？”

绯绡笑而不语，只伸出长指，蘸了些茶水，抹到了王子进的双耳之上。之后他又伏在小桌上，享受着冰块的凉爽，惬意地会周公去了。

王子进独自一人喝着清茶，听着精彩绝伦的故事，可不知为何，故事刚起了个头，耳边就回荡起接下来的情节发展。

好似正有一个多嘴的小人藏在他的耳中，提前将故事的结局告诉他一般。

本来就是以诡异取胜的怪谈，一旦知道了结尾，立刻变得如白水般索然无味。王子进这才明白方才绯闻对他的耳朵施了法，一旦对方说的是谎话，立刻就会被拆穿。

果然，片刻之后，他也打起了瞌睡。

两人在桌上伏案而眠的样子，皆落入说书人眼中，尤其是王子进刺耳的呼噜声，怎么听都像是对他无能的嘲讽。

他入行多年，从来都能牵着看客的情绪，他想让他们哭就哭，想让他们笑就笑，让他们害怕更是简单，说个恐怖的段子，保准他们一个月内都不敢走夜路。

可哪想到今日遇到这两个粗蠢后生，完全不将他的故事放在眼中。

“接下来，我为大家讲个更离奇的故事，是关于住在东京城西的，一户商人人家发生的怪事。”他喝了一大口口水，扯着脖子嚷出了最后一个故事，誓要扳回一局。

“话说这商户之家姓夏，以贩卖广陵的胭脂水粉为生，家中只有一个独女，名唤芸娘，生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身段柔软，声音娇媚，简直是个水做的人儿。”

他刚开了个头，一直鼾声连天的王子进突然不作了。

“夏家老爷视芸娘如珍似宝，到了女儿出嫁的年纪，为她千挑万选，才选中了同是商人的苏家郎君。苏郎生得俊美出众，跟芸娘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说书人见了王子进的表现，忍不住拈须微笑，“可就在两家过了聘礼，定下吉日之时，怪事发生了……”

他卖了个关子，刚刚喝了口水，便见王子进已经坐直了。

“这次是真的故事……”王子进又惊又喜，因为他耳边只有徐徐夏风，根本听不到故事的结局。

“夏家的芸娘，竟然在一个晚上，变成了个怪物……”说书人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是一个月圆之夜，芸娘因做出嫁用的嫁妆而晚睡，在自家院子里赏月散步时，竟然见到了一张宛如明月的脸……”

后来呢？王子进急得抓耳挠腮，或许知道这故事并非虚构，他比方才更感兴趣。

“而且脸竟是浮在半空中……”

风轻轻浮动，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拂乱了绯绡的漆黑长发。他仍然伏在桌上，保持着小憩的姿势，但一双妙目已经睁开，闪烁着奕奕神采。

“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芸娘，据说原本貌若天仙的芸娘，不到月余，就完全没了人样……”他捋了捋胡须，收起折扇，“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还请各位看官明日午时再来茶舍。”

“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子进的屁股仿佛长了钉子，在椅子上蹭来蹭去，根本没有了看美女的心思，恨不得明天早早到来，好继续听故事。

“听起来很有趣呢。”绯绡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

“不如我们去夏家查探一下吧？”

“不去，天这么热，还不如吃鸡喝酒。”

“如果你肯带我去，我给你打一个月的扇子……”王子进伏低做小地恳求。

“哎，子进，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八字不好了……”绯绡看着他期盼的脸，无奈地摇头，“阎王不给你发请帖，你都能自己摸上门……”

王子进明白他这是应允了，忙展开折扇，站在冰块后，轻轻扇了起来。

丝丝凉风吹在身上，在炎夏中是惬意无比的享受。绯绡现出动物本性，满足地眯起了凤眼，连唇边都蕴着几分笑意。

“可是不能现在去啊……”他指了指窗外高照的艳阳，“要等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王子进开心得连连点头，更加用力地扇起扇子来。

• 二 •

红日西斜，晚霞如涛似海，铺满了天边。王子进坐在客栈中，不断打望着窗外的天色，恨不得这日头赶紧落下去，月亮快点升起来。

可是他再着急也没有用，绯绡享受着他的扇风，惬意地喝酒吃鸡，时不时还露出毛茸茸的白尾巴摇上一摇。

眼见月影移到了天心，已是午夜时分，王子进累得举不动扇子。绯绡才放下了酒壶，但他仍不想出门，居然坐在灯下剪起了纸。

“我说绯绡，你怎么做起了手工？再不去夏家，天就要亮了。”王子进看他悠闲的模样，急得抓耳挠腮。

“夏家在城西，我们住在城东，怎能轻易往返？”绯绡头也不抬，仍专注于手中的剪纸。

“你怎么不早说？我们可以赁匹骡马呀！”他发出绝望的哀号。

“你那么急，就也来帮我剪匹马。”绯绡把剪刀塞进他的手中，朗声叮嘱，“记得剪得仔细点。”

王子进哪有耐心跟他玩剪纸把戏，匆匆几剪子就剪出了一匹马，大肚腿短，乍一看倒像是头猪。

绯绡拿起他的纸马，笑得合不拢嘴，随即一扬手便将两张剪纸顺窗扔了出去。剪纸在夜风中飘荡，落在地上时，已经变成了两匹打着响鼻、配好了金鞍嚼头的骏马。

只是一匹马高大威猛、英姿勃发，另一匹却有个硕大的肚子，脖子短粗，毫无英伟可言。

“时候不早了，我们骑着它们，只需一炷香的工夫，就能走到夏家。”

“啊？我要骑着那匹胖马去？能不能让我重剪一次？这次我一定剪个好的……”

可他话未说完，就觉衣襟一紧，却是绯绡长臂舒展，居然抓着他径直从三楼的窗口跳了出去。

他晕乎乎中只觉屁股下一硬，已经落在了胖马的马背上。胖马撒开四蹄狂奔，街边的景致一晃即逝，速度恍如流星赶月。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剪得太快，马腿不一样长短，跑起来颠簸起伏，简直跟在大浪中乘船无异。

王子进五脏六腑都几乎被它颠出来，可胖马完全不理睬他的痛苦，一路飞奔，直到听到了绯绡的呼哨才停下了四蹄。

王子进颤抖着从马背上溜下来，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只见眼前正有一堵高高的灰色围墙，墙中探出几朵淡黄色蔷薇，在月光下展露芳颜。

“子进，这墙里就是你一直念叨的夏家了，怎么不开心呢？”夜色中绯绡白衣

胜雪，他将衣袖一展，两匹马同时变成剪纸，被他纳入袖底。

他红唇微抿，双眼弯弯地笑，怎么看都像只满肚子坏水的狐狸。

王子进也不与他计较，忙搬砖垫脚，就要翻墙。但他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墙头，就见身边白影一闪，原来是绯绡变成了白狐，轻盈地越过了高墙。

“喂！等我一下啊！”白狐落在院内，转眼就消失在花丛中。朗朗月光下，只余下王子进一人骑在墙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事已至此，他只能硬着头皮翻过了高墙，浑身挂着树叶和泥土，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内室摸去。

绯绡一去不复返，王子进一人在夜色中乱晃，不是踩到了树枝，就是被石块绊倒，一路磕磕绊绊，没有找到那夏家娘子的闺房，却摸到了荒僻的后院。

只见后院中假山被挪开，花园被铲走，似乎正在修缮庭院。但奇怪的是，在这堆瓦砾和杂草中，居然伫立着一个简陋的木屋。

此时已是深夜，木屋中染着昏黄的灯，灯光仿佛一只朦胧的眼，窥视着这夏日华美的夜色。

王子进心下好奇，提着长袍，蹑手蹑脚地向木屋走去。

他方一靠近，就闻到了木料的芬芳，显然这木屋是在近期新建的。而几句喃喃私语，也随着夜风，被送入了他的耳中。

“姑娘喝点汤吧，这是老爷专门请名医为你熬的……”木屋之内，响起了一个女孩柔嫩娇俏的声音。

王子进听到这动人的嗓音，立刻来了精神，忙凑近了窗缝，想要一窥佳人容貌。

只见昏黄的烛光中，正有一对妙龄双姝，其中一人手捧着一个青瓷汤碗，伺候另外一位坐在床边的少女喝药。

捧碗的少女做婢女打扮，穿了件水蓝色的裙子，如云秀发绾成丫髻，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俏皮可爱。

而另一位少女身形则被床边的帷帐遮住，重重叠叠的轻纱中，但见她身姿婀娜，脖颈纤长，显然是位难得的美人。

“小薇，我这种病，真的会好吗？”帷幔中的美人哀怨地问，声音娇柔动听，